

特朗普王者归来：地缘政治的转折点

Terry SU

For SCMP, 20241108

<https://mp.weixin.qq.com/s/ecyFnQKYtg87W4Bktiylg>

特朗普在世界知名科技巨头马斯克等人的鼎力相助下，卷土重来再任美国总统，举世瞩目。

作为一个已被定罪的重犯，他的胜利象征着美国摒弃了其相对于欧亚非“旧世界”的“灿烂山巅之城”之例外主义的身份认同——美国向来自矜的道德自负破局，选民们愿意屈服于特朗普所代表的自身私利诉求，尽管特朗普的前幕僚长 John Kelly 在竞选期间曾将特朗普贴上教科书式法西斯分子的标签并获得巨大响应。

如此看来，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将是个转折点，标志着美国外交趋向基于利益的交易式操作。这将如何影响世界主要的地缘政治议题？

首当其冲的是乌克兰战争（事实上是美国和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战争）。即便没人相信特朗普能像他所宣称的那样一天就结束这场战争，但也几乎没有人怀疑他施压停火的决心，而这可能会导致俄罗斯将其通过对基辅的“特别军事行动”所占领的乌克兰领土据为己有；相比之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最新的“胜利计划”（Victory Plan）则会成为泡影。

莫斯科刚于上个月在喀山成功做东举办的金砖国家峰会上提升了其声望，包括中国和印度最高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在内的数十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高级官员出席了峰会。预计俄总统普京将再接再厉，在乌克兰问题上与自称“交易艺术”大师的特朗普斗法并示好欧洲。

如果乌克兰问题能在特朗普明年一月就职前后得到解决，那将开启美国作为“轻量级帝国（Empire Lite）”的破裂过程，并导致多极化的国际秩序开始成形，其中会有包罗俄罗斯在内的欧洲身份认同和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崛起（其名义为中国在其中一直发挥着稳定的主导作用的金砖国家）。

而欧盟成员国则别无选择，只能转向更加独立于华盛顿的道路。特朗普刚一宣布再次当选，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朔尔茨便呼吁“更加团结、更加强大、更加自主”的欧洲。这一反复呼吁的指示牌，其指向一定是欧洲以某种方式与莫斯科达成最终和解，以阻止欧洲的经济失血与政治边缘化。

在中东，看到特朗普连任，以色列强硬派总理内塔尼亚胡可谓美梦成真，特朗普这位候任总统将比即将卸任的拜登总统更加支持以色列人强硬以对巴勒斯坦人及其穆斯林支持者。然而不要忘记，特朗普厌恶战争，包括与伊朗人的战争；而 10 月初，全世界都注意到伊朗人向以色列发动了有效的弹道导弹袭击。

即使对中国，这个华盛顿两党一致认定的唯一战略对手，人们会发现，尽管特朗普的对华鹰派助手如 Steve Bannon、Robert O'Brien、Mathew Pottinger 和 Elbridge Colby 等人对中国大加抨击，美国实际上不可能大打出手。归根到底，是目前北京的军事实力已经足够强大，令华盛顿击败它的代价难以承受。特朗普的新政府可能会为了谈判利益而向北京极限施压，但我很怀疑特朗普会因此而允许事态升级为战争。

这边厢，北京已经紧锣密鼓应对特朗普的虚张声势之术。美联储 9 月甫降息，北京便迅速推出货币宽松政策；这个月，它已将单方面免签入境中国的政策扩展到 29 个国家，其中包括除美国和日本以外的所有华盛顿阵营的成员；向国际企业开放国内市场一直在稳步推进中。

另一方面，人民解放军 9 月底向太平洋发射洲际导弹（这是 44 年来的首次）；而在此之前的几个月在台湾周边加强演习；就在几天前，首次于南海进行了双航母演习。

这一切的主旨是确保和平氛围，而当下尤甚。中国在诸多领域无与伦比的技术和制造能力令全世界嫉妒：它不仅令美国人及其盟友感到如芒在背，也让如土耳其、巴西、印度尼西亚甚至越南这样的全球南方国家心生不安。

即令如此，中国可安慰于自己处于与一战和二战前美国那样的位置——强大到能够避战并专注于生产和销售以获利。比如，中国不惜让步，与印度达成了边境巡逻协议，以缓和两国边境的紧张局势。

最后一点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是华尔街资本对美国政府对其投资中国设限设卡的日渐不耐。这里只需指出，随着逐利的金钱流向中国及其“一带一路倡议”伙伴国，反映成本-收益与成本-效率的经济规律决定了华盛顿希望将工作岗位迁离中国、回归本土和盟邦的举措只能是一厢情愿。马斯克的特斯拉电动车业务在中国就有着巨大存在；而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最近又在中国亮相并与中国高层官员会晤，展现魅力。

当然，我手里没有水晶球、无法预知未来。但是，在特朗普重返白宫已成定局之际，一场地缘政治大戏正在我们眼前上演，美国、中国、欧洲和俄罗斯在其中各自扮演角色，加快推动后美国霸权时代的国际秩序走上一个新的台阶。

本文作者 **Terry Su** 是 **Lulu Derivation** 的总裁。在成立 **Lulu** 之前，他有 20 余年的投资银行和企业高管的经验。他还曾是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翻译及语言学系的顾问委员会的外部成员。他于北京大学获历史学系、国际政治学系的学士学位，并于牛津大学获国际关系硕士学位。